

# 清末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

吴林羽<sup>1</sup>, 李光<sup>2</sup>

(1.皖南医学院 药学系,安徽 芜湖 241002;2.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清朝末年,西方历史、地理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及时人出于政治主张的考量,大量翻译、著述、宣传法国大革命,逐渐建构起“法国大革命”的印象,也从另一个视野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社会变动的一斑。

**【关键词】**清末;法国大革命;革命

**【中图分类号】**K5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4-0070-04

18世纪的中国,从整体而言,中国人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了解不多,对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自然也知之甚少,直至鸦片战争的刺激,出于对外国历史、地理知识了解的需要,中国人才开始瞩目“天朝”外的世界。

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则更晚,最早对法国大革命做出较详细介绍的王韬,其曾两度游历法国,并根据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并参考其它资料,于1871年写成《法国志略》一书。而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载书目看,除王韬《法国志略》一书外,仅《万国通鉴》、《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欧洲史略》等为数可数的几本著作涉及法国大革命,且系外国人所著或传教士的译本<sup>[1]P452-454</sup>。但事实上通过各种途径流传至中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则广泛的多,根据《近代译书目》所载书目除以上几本著作外,还有《万国通史》、《法兰西志》、《欧罗巴通史》、《西洋史要》、《欧洲近世史》、《世界史要》、《欧洲历史揽要》、《世界近世史》、《西洋历史教科书》、《万国春秋》、《万国历史》、《俄国革命战史》及文明书局、上海益智译社发行的《拿破仑》等书,或多或少提及法国大革命,这些书目发行、阅读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sup>①</sup>。此外,中国人了解法国大革命的途径一为海外留学生(以日本为多)或在教会学校学习后,通过报刊、杂志等手段向中国本土传输;一为1901年后新式学堂历史课程教科书中世界史部分,但这些教科书多从日本直接翻译或在其基础上修改而成。但无论如何,时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已逐渐丰满。<sup>②</sup>

## 一 “革命”的想象

了解清末人眼中的“革命”含义不仅要确知其古文意,更要了解 Revolution 的本意及二者的衍生意,才可能较全面还原其时代含义。

使用 Revolution 一词最早在克伦威尔时期,意为“恢复秩序”。此前拉丁文的“Revolutionibus”则用

于天文学,意为“群星的规律性循环运动”,后人则从中引申,意为结束旧的循环,展开新的循环。后不断衍变,至十七世纪,才变成政治上的名词,意为“归返到原本的状态或预先设定的秩序”,盖指当时社会情景已经与先人原意想违背,应恢复到先人所有的一种自然美好和谐的状态,即还原、复古。但由于法国大革命,此词义已逐渐由天文现象扩展至政治领域,增加了“新颖”(novelty)、“开端”(beginning)、“暴乱”(violence)和“不可抗拒”(irresistibility)等因子,进而波及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sup>[2]P12-16</sup>。

“革命”一词,在中国始见于《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尚书》中为“革殷受命”,都是针对王朝易姓而言。1901年梁启超曾撰文对“革”做出解释,认为“革”含有英语 Reform 和 Revolution 两种含义,前者指对原有制度、法律等加以损益而趋于完善,后者则为从根本处推翻,创造一个新世界。日本人在引进西学时将 Reform 翻译为改革、革新,将 Revolution 翻译为革命,梁启超认为以“革命”翻译 Revolution 不确。这样则使“天下士君子拘墟于字面,以为谈及此义,则必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认为应该翻译 Reform 为“改革”,将 Revolution 译作“变革”。梁氏认为当时仁人志士虽知中国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并认为所谓变革即 Revolution 之义。但持“革命”即改朝换代观点者,多在日本学习,因为日本人翻译 Revolution 为“革命”,所以沿袭日本的译名,又因为1789年法国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 Revol.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 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鬯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结果使朝廷“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意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亦可骇耶?”<sup>[3]P242-246</sup>尽管梁氏妙笔生花,将“革命”的古

典意和现代意义发挥的淋漓尽致,但“革命”即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却得到广泛传播。

而当时的革命政党,据考证孙中山直至1895年至1896年才以“革命党”自命<sup>[4]</sup>,其喉舌《民报》讨论革命的篇数计俄国20篇,印度15篇,法国10篇,英国、美国、德国各三篇<sup>[2]P105</sup>。可见当时的革命阵地同盟会所受法国大革命影响颇大,但其已演变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三种含义。而今人统计1894年至1911年“革命”所涉种类中,提及法国占305次,远高于俄国38次,英国26次,涉及政治及社会方面分别占到340次和256次,远高于经济、工业、宗教等方面<sup>③</sup>,可见时人眼中的“革命”观念虽日益复杂和多元化,但从“法国大革命”中所获得的“革命”观念及政治、社会革命仍占主导地位。

## 二 “法国大革命”的想象

由上可知,时人通过各种著述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直接反应了“革命”的观感。时人对“革命”多持不同政见,且利用“革命”有利的一面为各自政治主张服务则是明确的。

王韬在其著述中评价法国大革命时说“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乃一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存,天理安存,不几天地反复,高卑易位,官履倒置,纪纲紊乱乎哉……古今悖乱之事,固未有甚于此者也。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及,足以亡身”,进而认为“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sup>[5]P33</sup>,其评论对“共和”制度及革命后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局面多有批评、讥讽,希望当政者能早日改弦更张,以避其祸。而同时也有人通过分析革命原因“法国革命之祸,竟见于路义十六王,天下后世莫不冤之,夫王之行事,似未大背于理,较之英王沙尔犹为此善于彼,乃遥遥一水,前后百数十年,卒皆致罹身首异处之祸,其故何欤,盖民者天下之所赋,而各有自由之性也,彼肆然其上,专以压制相承,譬若防川,必将有横决之患矣,路义十六之原因,在其祖父之朝,乃当其身,又不知慎持之,而早思变计,能无及此乎,呜呼,有国者可深长思矣。”<sup>[6]P18</sup>也对统治者做出殷切希望,能够早日变法。

康有为则把法国大革命描述为一场灾难,法国革命“流血遍国中,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骨暴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革命之祸,遍及全欧,波及大地……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也,盖皆

自法肇之也”<sup>[7]P8</sup>以革命祸害之深、之烈、之惨以刺激光绪加快变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康氏也承认“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事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sup>[7]P9</sup>将立宪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遗训。但总的而言,康氏对法国革命批评过多,与其政治主张相符。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氏认为法国革命“民无教义礼法以服从其心,纲纪荡然如猛兽,假于自由,以恣凶横,无君无师,无教无学,无礼无义。贼民兴,丧无日”<sup>[8]P297</sup>将自由思想与暴乱联系起来,“法以革命故,流血断头,殃及善良,祸贻古物,穷天地古今之凶残,未有比之”<sup>[8]P310</sup>,康氏过分夸大法国大革命的负面是由于当时同盟会开始宣传革命理论,主张排满革命,而康有为的目的是为了其立宪服务。其弟子梁启超释“革”时认为从政治的角度考察有不易姓,但可以称为Revolution,也有屡次易姓而仍不能称作Revolution的,认为“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sup>[3]P245</sup>,从而为其政治主张做注脚。

评价法国大革命自然涉及拿破仑,如《万国史纲目》高度评价了拿破仑,认为“那勃伦聪明英敏,才长治国,政无大小,亲自剖决,知又善任,吏胥贱卒有言可用辄从之,自处淡泊,不为虚饰,在军无骄傲之风,待诸将极公平。上下感恩。故军麾所指,电发风靡,唯喜大伐功……可谓旷世之雄也”<sup>[9]P58</sup>,也有著者认为拿破仑“朝野间事无大小,皆一人独断独行,盖自法兰西立国以来虽大有才力之主,从未有如拿破仑专擅之甚者也。”<sup>[10]卷三, P5</sup>把拿破仑视为专制君主,但同时认为拿破仑对世界文明进程影响深远,“拿破仑既死,诸事皆败于垂成,惟所立安民养民诸善法,人虽云亡,而各国则效之,目下欧洲各国中,凡能多讲求养民安民之法者,国势日臻兴盛,反是,则日见衰弱,此法皇之有益于欧洲也”<sup>[10]卷二, P29</sup>。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依旧以康氏为代表,认为革命的结果“百二十九万人流血以去一君,卒无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仑为大君,复行专制而已。向使拿破仑第一,少戢泉雄,慎保禄位,则世君法国,至今不可改也。然则百二十九万人,何所为而流血哉?!”<sup>[8]P303</sup>可以说康有为看到了革命负面效应及破坏性,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冷静且悲观。有著者则认为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局势“乃社会上一大变迁,而于世界历史中开一大时期者也。古来政治之活剧虽多,然其动力之猛烈,变化之离奇,未有其比也,以大军决斗于欧洲之野,其战祸之惨,未有其比也。以一国之激动而影响及于天下,未有其比也”认为“盖自

由’者,乃革命之主题。当时国王之专制,贵族之特权,实驱法人而使出于此途也。世有畏革命而恶及‘自由’者乎,勿徒眩其过激之迹、流血之祸,而误革命之本志,没革命之真相也”<sup>[11]P52</sup>,将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分别看待,并称颂拿破仑“其用兵之神速,武功之伟大,后世之英雄犹复学拜不置也”<sup>[11]P74</sup>。

统治者与阅读者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呢?由于资料缺乏已很难了解,但从当时主管教育的学部官员审查教科书的记录依然可以窥得一斑,如在审查作新出版社编译的《万国历史》时就将原书中“以固人民之自由及平等之权利”及“革命之运动”等话删掉,而将“法兰西革命”、“革命之扰乱”、“革命之原因”、“大革命”等语句分别改做“法兰西变乱”、“法兰西之变乱”、“变乱之原因”、“大乱”,或将“革命时代”改做“旧学改革时代”<sup>[12]册61, P7-8</sup>。总之,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场秩序混乱。而阅读者,如蒋廷黻回忆他在教会学校所学历史课本中获得法国大革命的印象是时间跨度很长,对所了解的革命也极其肤浅,而且其因害怕革命时间跨度长耽误学习而主张去美国学习<sup>[13]P44-45</sup>。另一方面,部分读者通过各种革命书籍,特别是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广泛传播对革命也加深了认识。

### 三 “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形象

喧嚣、呐喊、革命、救亡、改良等话语构成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交响乐。由于各政治组织对待法国大革命的观点不同,因此对“革命”在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也有不同看法。

随着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党必须将革命理论的正当性发挥出来,相反改良派也利用其资源解释革命的不当,作为争取当时政治资源和民众支持的手段。改良派自然以康、梁为代表,但其各自对法国大革命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如在认识法国革命后面临各国的干涉,康氏认为假若中国革命极有可能瓜分狂潮“我又为黄种之独国,白人纷纷,虎视逐逐,莫妙于假定乱之名,以行其瓜分之实。恐吾国革命之徒,虽酷毒至于极点,人理可以绝无,比罗伯马拉而倍从之,然必不能驱市民,而当诸白之强敌也。然则岂止流血百二十万哉,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无论其不应革命及革命不成;即使果成,此则为吾国革命后之效果矣”<sup>[8]P305</sup>,并进而论证说“吾国果类于法国,其事效亦如法而止,然已流血百二十九万人,遗祸八十余年矣。况以吾国比于法之不伦不类,而诸白强国之环伺眈眈乎?如果我们联系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的事实及中国周边环境看,康有为这种观点则具有合理性,但受到《民报》的强烈反对,相继发表《驳革命可以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文加以批判。

同时各人又从法国大革命汲取营养,使自己的理论合法化,梁启超认为“及十七世纪格林威尔起于英,十八世纪华盛顿兴于美,未几而法国大革命起,狂风怒潮,震撼全欧,列国继之,云瀚水涌,遂使地中海以西,亘于太平洋东岸,无一不为立宪之国,加拿大澳洲诸殖民地,无一不为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机未止,此为争政治自由之时代”<sup>[14]P137</sup>,主张反对专制,提倡宪政,希望利用这一风暴达到立宪自治,另见其文“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得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sup>[15]P31</sup>,而将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倒向反对列强压制,以外取独立,反抗列强,内取宪政,主张政治自由。

《国民报》将法国大革命理解为“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sup>[16]P73</sup>,将其看作是反抗君主的典范。至于法国革命后,列国干涉获胜,复行君主专制政体,压抑民权的结果评论到“岂知自由平等之主义,已浸淫于国民之脑筋,民政之党密布于全欧,主权在下之说,一倡百和,云集景从,以反抗维也纳之会议”“公理所在,固非人力所能压抑也”<sup>[17]P70</sup>,并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充满憧憬,希望倍增。“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国二十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sup>[17]P71</sup>,显然欲利用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余威,展开革命运动。

有的则主张效仿法国暴力革命,以挽救中国衰弱情形,“昔者法之变政也,断头台上民贼血焉,宫闱之内贵族血焉,里闾之内百姓血焉。拿破仑乘之,张民权之帜,蒙霜犯露,以蹂躏全欧。在支那人观之,不曰伤天地之和,则曰国家之元气殆尽矣。然而各国政党,接踵以起,白刃可蹈也,自由不可戕也,各国政府不得已而改革大行,欧洲之文明于以成。使法无变政之震荡,则奄奄一息,其于支那相去几何矣!且变政而无拿破仑乘之,吾恐民权之声仅风行一法,而未能波及于全欧也”<sup>[18]P305</sup>。该文更将欧

洲近代文明与自由思想归功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对挽救中国命运寄托无限期望。

综上所述,清末中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主要是经传教士、留学生及当时各政治派别根据自己

的政治目的不断建构出来的,或形成“改良”话语系统,或形成“革命”话语系统,是一个将异国的历史运动不断内化为自己所利用工具的过程,亦可反映清末辛亥革命风暴前夜之一斑。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王韬、顾燮光:《近代译书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这些书目的阅读情况以《泰西新史揽要》为例,该书出版后数年间,数度再版,至1898年杭州就有6种翻版,四川有19种翻版,据说销到100万册。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1页;钱存训:《近世译书对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
  - ②法国大革命对清末的影响,孙隆基在《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22期发表《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1911》,章开沅与张芝联分别于1989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革命史学》,但张文对清末着墨不多,前两文则主要探索实际的影响,但如何建构法国大革命印象则着笔不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的《法国史论文集》收录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论》及端木正《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两篇文章,对此课题有所探索。
  - ③金观涛:《观念起源的猜想与证明——兼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42期,第132页表一。该时期人们往往把法国1789、1830、1848年诸次革命混谈,所以统计数目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理应有缩小。
- [1]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朱宏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的个案研究[J].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专刊(50),1985.
  - [3]梁启超.中国之新民,释革[A].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4]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1.
  - [5]王韬.重定法国志略·卷五[M].淞隐庐铅印,1890.
  - [6][英]李思伦白约翰译.万国通史·续编,卷三.法兰西志三,广学会铅印校刊,1903.
  - [7]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A].戊戌变法(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 [8]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A].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9]重野安译著:万国史纲目(八)[M].东京劝学会刻,1902.
  - [10]马恩田.泰西新史揽要(上册)[M].李提摩太译,1898.
  - [11]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第五篇下卷)[M].梁启超译述.上海广智书局,1903.
  - [12]学部官报·审订书目[M].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
  - [13]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岳麓书社,2003.
  - [14]梁启超.新民说[A].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15]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A].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16]说国民[A].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17]二十世纪之中国[A].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18]李群.杀人篇[A].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C].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Ey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People

WU Lin-yu<sup>1</sup>, LI Gua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2;

2. Henan Technical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Zhengzhou, Henan 450007)

**Abstract:** With wide-spreading of the western history and geography knowledge, there are many translations of foreign works and writings advoca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political proposition and the impression of French Revolution was gradually built in the ideology field. All those advocacy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in another wa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ench Revolution; Revolution